

寒 叛



亦鳴

上海
書店出版

1929

戀 叛

朱文輝作

上 海

春泥書店發行

1929



影小者作書本

書 前

飄泊的我，離開了可愛的故鄉，來到這人地生疎的姑蘇，不覺已一年了。想起我底故鄉，就想我的朋友章鴻疇，他是最要好的知友，他曾把他的戀愛經過詳細地告訴我，他是屈服了！屈服在舊禮教的下面了！我總想把他的戀愛史寫成一書，但是不敢冒昧的寫出來。好了！現在得了章君的允許了，所以在這戀愛小說盛行的時代，也拿這本不像樣的小書來湊湊數啊！

十八，六，一，朱文輝

記於姑蘇

(一)

一個炎熱的晚上，青碧沒有片雲的空際，密佈着亮晶晶的星斗。柚樹的梢頭，懸着一輪皎潔的月亮。婀娜的丈夫，隨軍開拔到前線去了；她終日的不樂，雖有僕婢侍候，也難稱心如意。今晚房裏委實悶熱不過，所以婀娜破例走到後花園來納涼：因為她的丈夫在家，從未到過後花園去

戀叛

玩賞。後花園的四周，有兩邊是很矮的磚牆，可以一直望得見隔壁人家的曬台；不堪入耳的笑語，可由風裏吹來，這也是婀娜的丈夫不願同她到後花園去的一個大原因。

她剛走到園門口，一股柚香從微微的風裏吹進鼻孔；她受了這種香味的激刺，立刻感着那天孫客到園裏後對我說的一句，「柚實快熟了。」的深意！怎樣我嫁了他三年，膝下還沒有玩弄的小孩？這不是孫客暗地罵我的丈夫生過花柳病沒有子嗣的希望了嗎？是的！我感着生理的變化，簡直同處女的時代一樣，而每次他總蠻不講理的發洩他的獸慾；想不到他竟這樣，……………她一面想一面走着：——在園

裏踱來踱去的沉思。一幕幕的幻影不住的在她腦際盤旋。

孫客確是一位美男子：他那雪白的面龐；他那發達的肌肉；處處都是合於美男子的資格。但是我是有夫之婦，又怎樣能再愛他呢？施而儒雖是野蠻的對待我，但我的物質慾總算發洩了。鄉黨都說我的福氣好。不過而儒一旦不測，我的終身不是沒有依靠，施家也不是完了嗎？況且他開拔後，祇來過一封報告到徐的信；現在孫客來說，「濟南日兵槍殺軍民兩三千人，某軍部下一師人，全部被日兵繳了械。」而儒雖是文的，難免……她想得痛哭了一行行的淚珠流滿了全個的蒼白的面頰！

「聽！……那個哭？」

思叛

「是，……隔壁花園吧？」

「莫不是她的男人打仗打死了嗎？……」

「不見得！……昨日她家來了一位男子的口音；……恐怕是她男人回來了？……又說又笑！」

「不是的吧？回來了怎麼哭呢？……」

「對呀！……好多人說她不規矩；……我前幾天在洗馬池看見她同個着西裝的男子並着肩走。」

「你們看，……那柚樹底下不是有個人影嗎？」

婀娜隱隱約約的聽着這樣的斷斷續續的談話聲；她聽到末一句，才恢復了知覺；也感晚風愈起愈利害，樹葉索索的響起

來，一朵朵的烏雲，遮沒了剛才皎潔的月亮；亮晶晶的繁星，也閃爍爍的隱藏；她抬頭看見一團的黑影，在隔壁廳台上蠕動着。一個光明燦爛的天空，頓時變成黑暗！淒涼！

「太太睡覺吧？」她的小丫頭在國門口叫：

「丈夫在外打仗，妻子在家偷漢。」她的耳朵裏，聽着這樣兩句，怒火上升，同個男子走路，就說不規矩；同個男子說話，就說要行非禮。難道我同孫客正大光明的行爲，就學偷漢嗎？她氣沖沖的向裏面走來，小丫頭鬼鬼祟祟的不敢作聲；她倒在床上就嗚咽的哭個不住。

(二)

一直待冉冉的旭日的輻射光線，射着她的床上，她才從夢中醒來；昨晚幾時睡着的，她自己也不曉得。

她梳洗後，想即刻到孫客家裏去，把昨夜遇着的事情告訴他；但這麼早又不便出去，雖沒有人監視我，如果小丫頭去宣傳，這不是糟了嗎？隔壁人所說的話，恐

想飯

怕就是小丫頭洩漏了我們的秘密；姑且叫小丫頭來問：

「小丫頭！你昨天到了隔壁嗎？」婀娜叫着：

「沒有！」小丫頭不承認：

「你還不說實話。」婀娜怒着說：

「沒有去，爲什麼到隔壁去呢？」小丫頭反問：

「小鬼！你說不說？不說！打你個死！」婀娜盛怒着走去尋臭楚：

「太太！我說吧！不要打人，說了，你不打我嗎？」小丫頭頑皮般的說：

「……」惹得婀娜暗笑無語：

「昨天實在到了隔壁去玩。太太！」

小丫頭笑着說：

「那末，他們問了你什麼嗎？」婀娜問着：

「沒有！……」小丫頭又撒謊：

「你老實說，不說就打。」婀娜揚起手待打：「好太太！……我說……他們問太太天天到那裏去？」

「你怎樣答？」

「我說，……太太……去……會……男朋友。」小丫頭斷續地說：

「誰說的……我去會男朋友？」婀娜故意的責問：

「太太！現在革命時代交男朋友有什麼希奇！況且孫客先生又還漂亮；起初我說他是位洋鬼子，……很像啊！……不過眼睛不綠。」小丫頭帶

笑的說了一大堆：

「不要瞎說！……」她曉得同孫客的秘密是隱無可隱的了：小丫頭說的倒有理，我也又何不將錯就錯的幹一下；又何不趁這機會同施而儒脫離關係；橫豎施而儒不一心愛我，我也不很贊成他這位蠻不講理的武中之文者。她想把這計劃向孫客去說，孫客一定答應無疑。

孫客雖沒有一定的職業，但是他在現代文壇上，已經有了名望，一篇稿子，總是一兩百元；並且各書店還搶到要。而這藝術化的生活，雖窮也是心甘情願的！婀娜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而儒：另而儒吾夫：

你開拔去了爲什麼許久都沒有信來？你忍心拋掉我不管嗎？我把家裏的東西都典賣完了，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了！並且聽說你已經置妾，可見你對我的情愛已經斷絕，我又不能自己生活；祇有彼此脫離關係，況且政府裏已經有離婚自由的規定，以後的婚事，各聽自由吧！現在你棄家不顧，害得我受生活的影響。如果再要同居，沒有什麼幸福了！我現在提出離異，想你也贊成的！除請律師依法登報外，用特函告。立候
答復！

婀娜寫於南昌

(三)

這是五年前的事情，婀娜的家，住在東湖旁邊；孫客進的湖邊中學離她的家很近。孫客每天都要經過她家門口，每當夕陽初沉，婀娜總在門口看東湖晚景：一株株的楊柳，被風吹得飄揚；碧沉沉的湖水，被風吹成漣漪；荷葉的中間，點綴紅的荷花，再加上晚霞的反映，愈顯得東湖的

戀叛

美麗。婀娜望着這樣的美景，不禁說了一句：「好一幅天然的圖畫！」

這天孫客走過門口，等她看見，已經走到二十步以外了。她想叫他，又不好；不叫他，又不好；但是終於照例的喊了她一聲：「表哥！你……回家嗎？…」

「是的！你吃過飯嗎？」孫客回頭答應她：

那時孫客正是十八歲，婀娜比他小一歲；孫客因為自己年紀稍爲大點，不便常常同她瞎混；所以每天雖經過她家門口，然總不大進去的。

這樣的經過了一年，孫客快要在湖邊中學畢業；婀娜也進了女子職業學校一年級；自然他們見面的機會來得少了。如果

婀娜在街上遇着孫客，總是表哥長表哥短的纏個不清，從前容易紅的面孔，現在很自然的不紅了；這因為她是女職出席學聯會代表之一，接觸異性的機會較多的原故。所以有意高聲的叫孫客，孫客却從沒有叫過她一聲；叫表妹似乎不妥當；叫密司又覺得不親熱；當婀娜叫他的時候，不過應一聲吧了。孫客怕同學看見難為情，總是推說有事，不願同她久纏的告別；但心裏何嘗不願同她多纏一下呢？

婀娜過了中秋節，足足的十八歲了。早熟的她，已經達了處女的爛熟期，求異性的心理，也一天一天的旺盛。每次遇着孫客後回家，躺在她書房裏的沙發上，重憶幼時情境。最堪回憶的，要算孫客離贛